

# 饱含历史风韵的水烟(上)

□ 谢 珊

水烟袋,又称水烟壶、水烟管,是传统的吸烟工具。水烟袋主要由烟管、吸管、盛水斗、烟仓、通针、手托等六个部分构成。烟管一头为半圆形烟碗,其下连一细管,伸入水斗的水中,这一部分往往放在最前面。吸管一般长30厘米左右,位于烟管之后,上端向后弯曲,形如鹤头。烟管、吸管、水斗一般为整体。烟仓独立,多为桶形,上有盖,以防烟丝风干。手托主要起连接作用,水斗与烟仓都安插其中,锻铸成一个整体。

新疆吉木萨尔县、呼图壁县是我国最早的水烟产地。清乾隆年间,

吉木萨尔县广泛种植黄花烟草,加工生产水烟,供官宦子弟吸用。1911年前后,后堡子烟农兰成祥开设烟房,从兰州请来制水烟的烟匠加工水烟。

吸水烟所用的烟丝,与旱烟不同。它是将晾晒过的烟叶用开水湿润之后,抽去筋脉,再喷上开水(使含水量在30%左右),加入麻油或其他食用植物油)、食盐、香料等配料。待烟叶将配料吸附之后,再放入特制的木箱中,压紧成砖头大小的烟捆,然后用专门的烟刨刨成细烟丝,晾干之后便成为水烟烟料。

水烟的吸食讲求技巧,水斗水的添加就大有讲究。仓水太多,容易吸入口中,影响风味;而仓水太少,没到烟管,烟从水面上直接

进入吸管,达不到过滤的作用。水烟行家们总是轻含一小口茶水,轻吐入盛水斗,再尝试着吸气,待盛水斗发出“咕噜噜”的水声,再装入烟丝,此时,由于空气的减少,水声便会变得更加悠长悦耳,说明水斗水添加成功。

吸水烟袋时有颇多讲究,也造就了许多绝活。比如吹纸媒。早年间没有火柴与打火机,取火依靠火石或者火镰,想要取火非常困难。而水烟袋的烟碗小,吸食快,吸完一窝需重新装烟与打火。因而,为了点火的方便,纸媒应运而生。纸媒,就是搓成细长条的粗纤维火纸。准备吸水烟袋时,便点燃纸媒,让它像焚香般地缓慢燃烧,待到需要

点火或重新点火的时刻,将纸媒送到嘴边,短促地一吹,燃着的木炭般细微的红光立即变成一团明火,便可用于点燃烟丝。然而这一吹并不容易,如果纸媒搓得太松,待不到点火,就已燃尽;而纸媒搓得太紧,火种就容易熄灭,也不容易吹着。

还有一项绝活,则是清理灰炭。一窝烟丝抽完,只剩下一团暗红的灰炭,如何将灰炭从烟碗中吹出来,就是考验技巧的时候了。刚接触水烟的人总是将整个烟管抽出来,把浸泡在烟仓水的一端放至嘴边,用力向外吹,灰炭虽然吹了出来,唇上却留下一圈烟仓水的印迹。而经验丰富的水烟行家只需将烟管稍稍提起,使烟管的底端离开烟仓



水面,再从吸管中轻轻一吹,带着淡淡烟雾的气流经过烟仓水面由下往上从烟管吹出,将灰炭带出烟碗。

## 老巴夺与亚布力烟

□ 董立华

人们只知道老巴夺烟香味醇美、独特,在众多香烟品牌中独具风格,产品除供国内市场外,还曾远销俄罗斯及欧洲市场。可是人们很少知道制作老巴夺牌香烟的主要原料亚布力烟儿。这要从老巴夺烟厂说起。

20世纪初,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之以俄罗斯人为主的许多欧洲移民蜂拥而至。当时我国东北,尤其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沿线的俄罗斯人及其他欧洲人的数目相当可观。在这些众多外国人中最不能让历史忘记的是两位波兰籍的犹太人,他们是:伊利奥·阿罗维奇(EA老巴夺),弟弟阿勃拉·阿罗维奇(AA老巴夺)。他们俩便是老巴夺烟草公司的创始人。

俄罗斯人及欧洲人有吸烟的嗜好,但吸烟方式,烟料和中国及其他东方民族截然不同。欧洲人吸烟的工具是木斯斗克。即烟斗,而中国当时吸烟工具是旱烟袋。欧洲人也有吸大白杆烟的(纸烟)。中国人吸的烟是将晒好或烘干后烟叶放进烟袋锅里点燃后直接吸,而俄罗斯和欧洲人则必须经过工厂加工成烟丝,放进木斯斗克或大白杆内才能吸。

老巴夺建厂初,设备比较陈旧,有些工序还需手工操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制烟原料要从遥远的欧洲及俄罗斯进口。所生产的烟开始在中国东北及中俄边境地方销售,后来又扩展到西伯利亚地区。由于原料从欧洲运来,其路途遥远,成本高。为了提高利润,降低成本,公司便想就地取材,扩大生产规模。先是在哈尔滨周边地区考察中国烟草种植情况,考察结果,犹太人最看重的是距哈尔滨近200公里的亚布力周边乡村种植的烟草,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出来的亚布力烟在众多烟草中脱颖而出。

亚布力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境内群山环绕,森林茂密,山川、河流纵横,蜿蜒河穿境而过,属大陆性森林气候,黑土带土壤,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生长,尤其是烟草种植,亚布力烟就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下成长起来。

老巴夺烟厂以亚布力烟叶为主料生产的老巴夺品牌香烟系列风行欧洲,备受欢迎。烟厂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为缓解这种状况,1914年老巴夺烟厂决定去赤塔办分厂。赤塔位于满洲里西,伊尔库斯克东南,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路会合处,也是当时中国及亚洲东部地区通往欧洲的重镇及必经之路。确切地说,赤塔是当时唯一的一条亚欧大陆桥的中转站。老巴夺决定在那里办分厂,收到预想的效果。1917年,俄国发生了红色革命,刚刚兴起的烟厂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没收。AA老巴夺重新回到哈尔滨。十月革命后苏联烟草十分紧缺,特别是远东。老巴夺烟厂的产品还是通过中东路运往苏联及欧洲。二战期间,炮火连天的欧洲哪有什么烟厂可言。当时盟国将军、士兵嘴里叼的木斯斗克或大白杆可以想象大多数都是哈尔滨老巴夺烟厂生产的产品。

为了满足老巴夺烟厂原材料的需要,亚布力及哈尔滨其他周边县乡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据老一辈人讲:上世纪初开始到50年代中叶农村合作化前,亚布力周边农户每家耕作土地面积,仅烟草一项就占1/3,不难看出亚布力烟的产量、产值是可想而知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2年,老巴夺父子烟草公司被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并更名为哈尔滨烟厂至今。历史没有忘记这两个人的名字,那就是老巴夺现在仍然是哈尔滨烟厂的一种品牌,并在此基础上又开发出新的品牌,其中有灵芝、侯爵、哈尔滨等牌号。

老巴夺后来去了法国,并在那里定居,其后人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澳大利亚。亚布力烟作为一种品牌名声不减当年;作为一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值增加。百年的沧桑历史,见证了亚布力烟的优良品质。目前种植更加科学化、产品供不应求,2009年秋就出现了来自全国各地经销商站在地头收购亚布力烟的现象。

## 香烟的自白

□ 范高峰

我有洁白如玉的身体,沁人心脾的香气,人类管我叫——香烟。听听,多么动人的名字!要知道,人类是最喜欢“香”的东西,用“香”字来给我命名,足见人类是多么喜欢我。

我不是徒有其表之辈,也不是哗众取宠之徒,人类喜爱我,是因为我为人类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你看,男子汉叼上我,会显得更加潇洒风流;摩登女郎叼上我,会显得格外高贵优雅。当你忧伤郁闷时,我会为你排忧解难;当你百般无聊时,我会给你寄托和安慰;当你劳苦繁忙时,我会帮你解除疲劳;当你志得意满时,我会使你更加喜气洋洋。

我是人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桥梁。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场合,周围是一片陌生的眼光时,你不必感到紧张,只要把我一一敬上,尴尬的氛围立即就充满了欢声笑语。你看我对人类的贡献有多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我洁白的身体、诱人的香气所迷惑,就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对我充满敌意。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规定了5月31日为“世界无烟日”,在这一天,不管你对我有多么深的感情,也要与我分开一天。更可笑的是各大报刊杂志、网络、电视还把我的小小的罪恶公之于众,说什么我体内含有毒物质——尼古丁,吸进50毫克至70毫克就可以使人死亡。还说什么我体内含有多种致癌物质。由于吸烟而生的肺癌、喉癌、食道癌,比不吸烟的人高达10倍以上。

这一切的一切,尽管全是事实,却使我十分难受,我担心会因此遭到冷落。但是,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和控烟环境的变化,现在的人类对低害卷烟的需求日益增高。通过生物添加技术和高科技降低焦油、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使我做到了“降焦不降烟香,减害不减吸味”。看来,我的朋友还是很重情义的,而且,我的新朋友还在增加,烟民的队伍还在不断扩大,我还有什么可以烦恼的呢?他们一边看着我有害的报道,一边还把我叼在嘴里。人们会因为贪图眼前的片刻享受而不计危害健康的利害,我将会被继续接纳和赏识。

## 姥爷的烟杆

□ 张树军

现在算来姥爷去世已有18年的时间了,每每去姥姥家,总会忆起姥爷,还有姥爷的烟杆。姥爷一生爱好抽烟,抽烟的时候总是离不开他的烟杆。提起姥爷的烟杆,这还有一段来历呢。

据姥爷回忆,有一年的夏天,他起得很早要去地里干活。走在半路上的时候,姥爷捡到了一个布袋,姥爷拾起来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里面竟全是银元。姥爷这时也很担惊受怕,不知所措。姥爷定了定神也没多考虑,就在原地等着失主来领。快到中午的时候,来了个骑牛车的商人,他问姥爷是否见过一个布袋,里面是自己做生意的盘缠。姥爷站起来,拿起坐在屁股底下的布袋,就交给了那位商人。

那位商人非常感激姥爷,就拿出银元来给姥爷作为报酬。姥爷说啥也不要,那个商人就把随身带着的烟杆留给了姥爷,作为纪念。

商人送给姥爷的烟杆很精致,烟杆有一尺半来长,烟嘴是用绿色的玉石做的,这种玉石很昂贵。烟杆是用手指粗细的紫竹制成,上面还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烟锅是青铜的,在烟杆上还系着用绸缎缝制的烟袋。一般老百姓用的烟杆,没有这么昂贵且精致的,况且,这烟杆对姥爷来说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是一种诚信和荣耀的象征。所以,姥爷很自豪,倍加珍惜这杆烟杆,时时把玩,爱不释手。

自从姥爷有了这杆烟杆,它还有了另一个作用,那就是我每次去姥爷家的时候,当我和表弟犯了错误,姥爷就会用烟杆轻轻敲打我们

几下,虽不是很疼,它却成了惩罚我们的教育戒尺。

每次去姥爷家,我都蹲在姥爷的身旁,仔细端量。姥爷抽烟前总是在桌子腿上磕碰几下,把藏在烟锅里的烟灰清理干净。这时,姥爷打开烟袋,把里面的烟叶倒在掌心的小纸片上,把烟叶揪得整整齐齐,姥爷的这些动作像是在做一件工艺品。然后把放了烟叶的纸卷成一个小圆台,再将圆台的细小一端往烟锅里一插,这时我就忙着拿火柴给姥爷点烟,让姥爷抽起来。每次给姥爷点烟的时候,姥爷都夸我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抽完一袋,姥爷再磕磕里面的烟灰,把烟袋缠在烟杆上,别在后腰,煞是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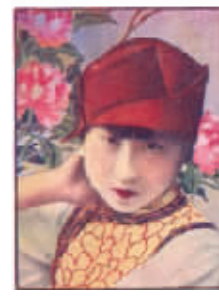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很少再去姥爷家,用烟杆抽烟的人少之又少了。每次去

看姥爷,我总是带上父亲给姥爷买的成包香烟,希望姥爷丢掉他的烟杆,可姥爷对他的烟杆仍然情有独钟。姥爷说他抽不惯纸卷的烟,还是习惯自己的烟杆,别人也无可奈何,就随姥爷的便吧。

还记得姥爷去世的那天,给姥爷穿好了送老的衣服,就把姥爷平时不离手的烟杆放在了身旁。我知道,这是姥爷生前最钟爱的物品,或许姥爷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离不开烟杆。

时光荏苒,当再次回想起在姥爷家的那段岁月,姥爷端着烟杆抽烟的神态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掏出打火机,看着眼前闪耀的火焰,却再也找不到姥爷的烟杆,只有那往事如烟的思绪还在漫无目的地飘散、飘散……

## 香烟画片杂谈



稀罕之物,但在早年间则是最普通不过的玩艺。数十年前,在我们老徽州(今安徽黄山市)的县城居民家中,几乎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一些“香烟画片”。“香烟画片”简称烟画,也称“香烟牌”。南北方称呼各异,因最初“烟画”为舶来品,故早年称“毛片”、“洋片”、“洋画”、“洋画儿”、“洋鬼子”、“洋人头”,甚至称其为“野人头”。自国产“烟画”诞生后,便称其为“画片”、“烟画”、“花纸”、“香烟画片”、“香烟牌子”,也有叫“卷烟画片”、“纸烟画片”、“烟壳子”等,而广东、香港则管它叫“公仔纸”、“香烟公仔纸”。因当代有些年轻人对其不甚了解,故也称它为“烟卡”。称法不一,但称“香烟画片”和“香烟牌”较为普遍。据老前辈所言,“烟画”最初只是香烟纸盒中的一张衬托硬纸

板,目的是防止软包香烟皱折,起到支撑作用,空白而无图无文。后来厂方利用这张白纸板,将厂家厂址、香烟品牌印上去。而后,为吸引消费者,又将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形色色内容印在纸板上,香烟画片才成为一种香烟宣传品,因美丽悦目,引起人们兴趣和关注,随之被众多爱好者所收藏。香烟画片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产物,在民国时期收藏香烟画片现象很普遍,犹如现今的集邮一样平常。但收集香烟画片有一大优势,就是不用花钱就能收集得到,贫富、老少皆宜。因香烟画片印制精美,内容丰富,推陈出新,又随处可见,兴趣所然,故国人收集香烟画片盛行一时,与人交流、互换补缺、形成交易市场,展示藏品蔚然成风。虽然,到了民国末年,抗战结束后,多数厂家对香烟画片开始停止发行,市面上烟画也逐渐减少,但这些香烟画片却被前辈们保存了下来,所以现在还能在当地古玩市场偶遇得见。

我最初所接触到的这些“香烟画片”则是我外公查俊熙集攒下来的,数量也不少。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传到我手中还有整整一盒,估

计不少于千张。遗憾的是当时我并不收集烟标,对这些印制精美的香烟画片熟视无睹,早已不知去向。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收集烟标后,每每回想起这些“烟画”,令人惋惜,心痛不已。

还记得,我所接触到的香烟画片主要内容有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说文”、华成烟公司的“儿童教育画”、英美烟公司的“中国成语类”、龙飞烟草公司的“十二生肖”和“看图识字”、“笑话”等等,这些画片内容丰富、知识广泛。其实,我的年龄虽算不上很大,但启蒙所接触到的却是旧式教育。想想也有趣,外公是读私塾的,教我们读书,并不是现如今这种读法,一字一句读出来,好像是在“念经”,摇头晃脑,如同现在唱歌一样,很有节奏感,高低起伏,抑扬顿挫,使我真正知晓“读书”为何老人叫“念书”的涵义。每每想起,仍记忆犹新,甚觉有趣。

依我之见,中国香烟画片数以万计,内容之广泛,印刷之精美,吸人眼球。并具有知识性、教育性、趣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堪称“烟画”教科书。

## 题材影响烟标价值

□ 方宏

烟标与邮票、酒标、火花并称为世界四大收藏品。烟草经济的不断发展,让烟草厂商们为产品外观寻求精美设计。近年来,烟标更是受到市场的追捧,其中尤以早期烟标、纪念性烟标和套标三大板块升值幅度最大。部分交易价格甚至超过了香烟本身。

上海是中国卷烟的发源地之一,因此上海的烟标收藏有很大的基础。

从上世纪初至40年代,上海民族烟厂生产出大约上千种牌名的卷烟。南洋烟厂的“黄金龙”、“白金龙”、“银行”和华成烟厂的“美丽”、“金鼠”、“二旗”曾盛极一时。另外,当时较有名的华菲、福昌、三兴等烟厂也推出“六百万金”、“双猫”、“英雄”、“北极”、“金虎”、“香宾”、“高而富”、“幸福”、“飞童”、“华船”、“仕女”、“嫦娥”、“狮球”、“强国”等香烟牌名。

烟标收藏看似容易,好像把别人丢弃的空烟盒随手捡起来略加整理就行了,但实际上真正支撑烟标发展的却是其中丰富内涵的文化。

大多数烟标都是一个品牌一种图案,但一些老牌烟厂出品的各个时期烟标,却有着不同的图案或底色。如上海卷烟厂出品的“上海”牌卷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即出现墨绿色烟标,80年代则改变成红底色和绿底色的“上海”牌烟标,90年代末则升级换代成金色的“上海

牌烟标(硬壳),而且后者还存在着5支、12支装的小规格包装烟标。成套烟标的收集难度不小,绝大多数设计精美、题材上乘,不少成套烟标的发行数量也不大,存世量更加少,所以这些被称为套标的烟标已不是收藏者主要追求目标,收藏价值也更为突出。

此外,收藏专题的不断发掘整理,也使得烟标收藏更上档次。上世纪90年代前,烟标最高卖价在1000元左右,1995年后升到3000

元,2000年则有5000元的身价,到2005年烟标有了近万元的高价。大众交易的价格也从1元、10元到50元、100元,并且仍有走高趋势。以“文革”标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每隔一两年就能涨20%。另外,烟标市场还有炒作“题材”倾向。比如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航天专题就成为热门,“火箭”标和“宇宙飞船”都从几百元升到了1000至2000元。